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母亲江

李汉平
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中国专业作家
小说典藏文库



母亲江

李汉平
著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母亲江 / 李汉平著. —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6. 1
(中国专业作家·小说典藏文库·李汉平卷)
ISBN 978 - 7 - 5034 - 7015 - 8

I. ①母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69277 号

责任编辑: 马合省 薛媛媛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wenshi.net>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22.25 字数: 252 千字

版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5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我写故我在（代序）

十五岁那年，我写了一篇作文《长长的跑道》，参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“星星火炬”的征文比赛，得了一等奖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开始跑上文学创作的长长的跑道，一跑就是几十年。多少痛苦，多少欢乐，多少荆棘，多少坎坷，多少心血，多少眼泪，多少迷茫，多少犹疑。有过成功的辉煌，有过惨淡经营的落寞，也有时候感到疲惫，想过放弃，可一直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说：“坚持！坚持！坚持就是胜利！”

我常常背诵一句诗：“痛苦磨折了我的傲气，我要完成那大业！”

于是我在文学之路上奋然前行，无怨无悔，始终不渝。

“文学是愚人的事业。”真的，要想从事文学创作，首先得当个愚人。这些年，文学从聚光灯下寥落到灯火阑珊处，多少人弃文学而去。我一遍又一遍问自己：“写吗？还写吗？”

当然，还要继续写下去。我追求的不是文学带给我的光环，而是文学本身。光环可以逝去，可文学永远在那里。时间可以过去，可作品永远在那里。

笛卡尔说：“我思故我在。”

李汉平说：“我写故我在。”

文学是我永恒的情人。小说是情人深邃的眼眸。

作品是我心灵的孩子。小说是我孩子里的“心尖子”。

M 母亲江 Mujinjiang

写小说是我的心灵生活，是我的白日梦。我在梦里腾越、飞翔，一次次触摸灵魂。灵魂是有温度的。灵魂在高处。

我在自己创造的王国里痛苦、欢乐。塑造不一样的人物，体验不一样的人生。于是，心灵的疆界变得很广阔。

西方人爱“再现”，中国人爱“表现”；西方人爱写实，中国人爱写意。我想在再现与表现之间、写实与写意之间寻找一条路，构建我的小说世界。欣幸，我此生能遇见文学，遇见小说。于是我不寂寞，不孤独，坦然欣然走我前面的路。为此，我感恩，我幸福。

当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梦·泪·梦》，发行二十多万册。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。那时候的人实诚啊。我回信都回不过来，后来是父母弟弟们齐上阵。

那时我才知道，文学是如此美丽。文学是心灵和友谊之桥。

有一次我到呼兰参加一个笔会。一个叫王金凤的女青年走十几里的路，风尘仆仆地赶来，一定要见我。她拿出三个厚厚的日记本，上面竟是她手抄的《梦·泪·梦》的全部！

抚摸着她那磨出茧子的手指，我哭了：“为什么要这样儿？”

她说：“我们那地场儿偏僻，买不到这部书。我是借来的。人家催得紧，我舍不得还，在还之前点灯熬油，一字不落地抄了一遍。这样我就真正拥有这部书了。”

我再一次泪水潸然！

时间过得可真快，转眼就是几十年！

我在大半生的岁月里，出版了二十几部书。

我从诗歌起步，后来写散文、中短篇小说、长篇小说……

文学创作的十八般武艺我都试遍。这其中我最钟爱的还是长篇小说。

去年九月，我在美国旅行。在纽约，我参观了纽约曼哈顿图书馆。和图书管理员简单聊几句，没想到竟聊出个“重大发现”。

我说，我是一个中国的旅行者，第一次到纽约来。我的同伴们都去看华尔街牛了，我孤身一人来参观图书馆。

他笑了，问我做什么工作。我说：作家。

他问我叫什么名字。我如实相告。

他在电脑里检索了一下，说：“我们的图书馆里有你的作品。”

“什么作品？”

“《大房子》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我很惊讶，很惊喜。它是怎样漂洋过海来到纽约的呀？

今年六月，在北京，我见到了《大房子》的责任编辑马合省，把这件事说给他听。

我说：“《大房子》这孩子挺出息，到美国留学去了。”

合省是个幽默人儿，他说：“哪是留学？已经入住纽约，是拿到绿卡了呀。”

我们相视，爽然而笑。

为了《大房子》的出版，我感谢合省。

为了《中国专业作家·小说典藏文库·李汉平卷》的出版，我感谢合省。

M 母亲江 Muginjiang

文学不是百米冲刺。文学是马拉松。

我已经不年轻了，但我要坚持着跑向终点。

文学创作带给我的欢愉是如此的刻骨铭心，无法替代。今天，我带着我的作品走来。它们够不上集团军，也算是个小分队吧。

但愿我亲爱的读者能喜欢。但愿惊喜后面又有新的惊喜，奇迹后面又有新的奇迹！

李汉平

2015年11月

「楔子」

我是喝松花江水长大的。

很久很久了，我就想唱一支献给故乡的歌。用我这支笨拙的笔，化作七孔的芦笛，吹出我对故乡的眷恋，吹出我对松花江的感激。她用温柔的手叩开我的心扉，又用清歌妙曲将我启迪。

于是，我的心里便充满了诗和歌的潜流、波涛和浪花的旋律。

我以为，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必然热爱本乡本土，如果不热爱本乡本土，又何以谈到对祖国的热爱？

我爱故乡哈尔滨，我爱松花江——我故乡的江流。

这条江，不像黄河那么粗犷，长江那么汹涌，她宁静、娴雅，温柔得有如一个十六岁的少女，安详得有如一个产后的母亲。她又是变幻多姿的，永远在变幻着色彩，变幻着情调。

春天，她是淡蓝色的，仿佛一抹轻纱，一个淡蓝色的梦；

夏天，她是翠绿色的，有如一川竹叶青酒，透着醉人的芬芳；

秋天，江边的树变成一片明丽的淡金色，她却变成一泓青灰，显得深沉、凝重；

冬天，她蜷缩在冰雪的覆盖下，做着安详的梦。她相信春天会来的，她会挣脱冰的枷子。

松花江啊，你给了我多少哲理、多少诗！沿着你那漫长的江岸，我曾默默地跋涉过，你曾殷殷地为我拾起过飘零的思绪。

而今，我又来了。来撷取你的波涛和浪花，写史诗，作交响曲，在那无形的天地里，为你建一座丰碑！

哦，松花江，我故乡的江流！生我养我的母亲江啊！让我向你献上一支奏鸣曲，表达我深挚的乡情！

「呈示部」

夕阳里的松花江，红了，嫣红中又透出一脉淡淡的金色。那调子庄严、富丽、柔和。开阔的江水缓缓地向东流去，波浪连着波浪，不像长江那么湍急，不像黄河那么浊。她从容地悠然自得地流着，仿佛在散步，仿佛在沉思，优雅中显出一番娴静的美。每个浪尖都沾上几缕夕晖，涌动着，向前流去。远远望去，那波浪像五线谱，那浪尖像一个个闪光的音符。松花江，你准是在奏着一阕雄浑的交响乐吧？夕阳中，江水的那一道闪光的赤金色，该是你的光明的主旋律吧？

江边上，张起一道白亮亮的渔网。一个打鱼人穿着黑色的胶皮水裤，站在齐腰深的江水里，一下一下地挥动着网子。有时，网子里一无所获；有时，网子里跃动着几尾银鳞。在夕阳的辉映下，它们也泛着淡淡的红色。每当这时，打鱼人的那张古铜色的脸上，便绽开一个粗犷的笑靥。笑靥落在江水里，随着江波流走了。他便又迈动着双腿，向那江的更深处走去。

江上，一轮夕阳照耀着。松花江泛着粼粼的波光，好像流着一江金子。那个打鱼人的黑色的背影迎着阳光，抖开了渔网。一幅多有意境的逆光照啊！

长堤上，一个结实、健壮的女人在匆匆地走。那是打鱼人的妻子。她的脸儿微侧，不断地把目光投向江中。她的脸也是古铜色的，两颊上多了一些天然的红晕。忽然，她的一双黑黑的大眼睛亮起来，迸出两束欣喜的火花，透出一缕亲切、柔和的光。

“哎——”她招呼一声走下堤坡，朝着那个熟悉的背影走去。

那个黑色的背影，在江波的映衬下显得结实、沉重。他专心致志地打鱼，什么也没有听见。打上一网，是空的，他又向更深处走去了。

“哎——”妻子又叫了一声。她不叫名字，也不说什么，可是她知道她的声调丈夫能听得出来。

丈夫回过头来，瞅着妻子，眯起眼睛，笑了。他不回答，

也不说什么，只是抖着那张莹白的网子，一步一步，向江边走来。

妻子站在岸边，提着一只淡绿色的塑料水壶，手巾里包着新出锅的热干粮，心疼地瞅着那长时间在水里的丈夫。

“哗啦，哗啦！”丈夫走到岸边，走上石阶。石阶上印下他那一串水湿的大脚印。

“冷吧？”妻子柔声地问。

“不冷。”丈夫望着妻子，咧开大嘴，温厚地笑了。

“唉，你呀，就是不知道爱惜身子！”妻子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。

“你呢？也太知道心疼我了。”丈夫望着妻子，揶揄地笑道。

“去！我稀得！”妻子有些娇羞地笑了，递过那个翡翠色的酒壶。

丈夫接过酒壶，猛地一口，香得直喷嘴。紧接着又来两口，仿佛全身的筋骨都感到了舒爽，每个毛孔都透出舒坦之气。他把酒壶送到妻子的唇边，说：“你也喝几口呗？”

妻子轻嗔地瞪了他一眼：“咱享不了那福！”

丈夫望着她，“嘿嘿”地笑了。

“今天打了多少？”

“看！”打鱼人指了指堤阶上的一只铁皮水桶。

水桶里跃动着几尾银鳞。金翅金鳞的鲤鱼，鱼鳍透过鲜润的红色；细鳞的白鱼，苗条得像白衣少女。还是鲤鱼力气大，它只要一甩尾巴，就会抖起一串透明的水花儿。

女人望着那几尾鱼，笑了，红润的脸上现出两个浅浅的笑窝。她仿佛看见未来儿子的小衣小被、长命锁、银手镯。长命锁和银手镯本来是现在的父母们不屑于给孩子戴的，可她小时候戴过，对这两样东西怀着一种传统的好感。

“想啥哩？”丈夫打开手巾包，掏出两个热乎包子，一边吃着一边问道。

“没，没想啥。”妻子望着那远处的悠悠的江水，痴痴地笑着。

忽然，在他们的身边响起一个细弱的声音：“叔叔，姨！”

一个黄头发的小姑娘站在鱼桶边，怯生生却又带一些乞怜地望着他们。她穿一件大人的蓝白条夹袄，袖子挽了半截，衣襟拖了地，好像一件大袍子；看样子也就有七八岁光景。一双眼睛出奇的大，亮晶晶的，好像秋夜的星星，明澈、晶莹。纯真的目光里却偏偏透出一丝淡淡的忧郁，牵人愁肠，惹人怜悯。

打鱼的人走过去，用一只粗壮的大手抚了抚她那稚嫩的小脸蛋儿，弯下身子，看着她的眼睛，低声地问道。

“你，饿吗？”

小姑娘默默地摇了摇头。

“你，找不着家了？”

小姑娘默默地摇了摇头。

“喏，吃吧。”打鱼人递过两个热乎乎的包子。

小姑娘把手背到身后，仍然默默地摇摇头。

“你有啥事儿，倒是说话呀！”打鱼人有些焦急。

小姑娘低下头，她那颤颤的长睫毛垂下了。忽然，她又抬起眼睛，长长的睫毛上颤着两颗晶莹的泪珠儿。“叔，我想要鱼。”那声音低低的，近乎哽咽。

“要鱼？”夫妻俩的心都不由一颤。那鱼不说是他们的心尖儿宝贝儿，可也是珍贵之物哇。丈夫把一个假日都搭在里面了，妻子加进自己对丈夫的心疼，还有焦灼和期待。整整一天过去了，铁桶里才刚刚有那么几尾鱼。舍不得。是的，他们舍不得。

“孩子，你要点儿别的吧，这鱼……”妻子说。她是一个并不富裕的工人的妻子，结婚时欠了债，如今夫妻俩正口挪肚攒地还哪。如今，他们的小宝贝要出世了。不知为什么，丈夫竟一口断定他是个儿子，并且给儿子取了个平平常常但一听就

是男孩子的名字：“大宝”。说起话来，张口闭口都是“咱们大宝”怎么样怎么样。并且再也不管妻子叫“翠英”，只叫“大宝他妈”。翠英也管丈夫叫起“大宝他爸”来。当然只是在没有别人的时候。孩子，未来的孩子，使这一对夫妻织起多少美丽的希望啊！孩子还没有出世，未来的母亲已经在悄悄地张罗着他的一切了。丈夫差不多每一个假日都泡在江水里，打一些鱼，让那个在市场里卖水果的弟弟带着给卖掉，换来一些钱，又变成了儿子的小衣小鞋小帽，还有那大红色撒碎金花的软缎斗篷。

“姨，别的我啥也不要。”小姑娘呆呆地望着那鱼桶一会儿，眼睛里的火花黯淡下去，磨磨蹭蹭，一步一回头地走了。

那打鱼的汉子追上去，一把拉住小姑娘的手，问道：“小姑娘，你要鱼干啥？想吃吗？”

“不是。我妈病了，快要死了，她想吃。”

“傻孩子！你咋不早说？”打鱼的汉子眼睛湿润了。

“叔，你给我一条鱼，行吗？给我一条最小最小的。”小姑娘说。

“行。”打鱼的人说。他扯着小姑娘的手把她拉回来，从水桶里挑了一条最肥最大的红尾鲤鱼，又挑了两条中溜几个儿的白鱼，用铁丝穿了递给小姑娘。

小姑娘惊异地睁大眼睛，看着这个古铜色的像铁塔似的叔叔，被他的慷慨惊呆了。她不住地摆着手，轻声儿地说：“不，我不要。我只要一条最小最小的……”

“拿去吧，孩子。”打鱼人颤颤地说，“谁都有个妈。”

“姨——”小姑娘望着翠英，怯怯地叫了一声。

“拿去吧，孩子。”翠英说。

“那你们就剩不多了。”小姑娘有些不忍心。

“赶明儿让你叔再打。”翠英说。

“那——谢谢叔，谢谢姨。”小姑娘给这夫妻俩各鞠了一躬，止不住的眼泪扑扑簌簌地流，迈着蹒跚的步子走了。走了